

念母亲

◎秦素均

母亲去世40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,弟弟早早给我打来电话,体贴地说:“你已经84岁了,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回来了,我们乡下的弟妹们替你磕磕头、多烧一些纸。”

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,她刚步入老年时,我们因经济有限和工作忙,没能很好地孝敬她;后来当我们有条件时,她却离开了我们,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,所以我告诉弟弟,这次我一定会回家祭拜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40年前母亲离开我们的情形。她躺在家中床上,一只眼睛先慢慢地闭上,当她另一只眼睛也渐渐要闭合时,我已无法控制自己,失声哭喊。

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母亲个子不高,从小裹了脚,所以劳作起来比一般人更吃力。她前后一共生育了两男五女,从未进医院生产,产后也谈不上补充多少营养,而且没几天就下地干农活了。

母亲尽她的能力关爱着我们。我家生第一个小孩时,母亲特地从乡下到城里来照顾,还亲手缝了小衣被,连尿布都做好带来了。

一般大家都说婆媳关系很难相处,而我母亲与几个儿媳都相处得很好,相互之间从未吵过架、红过脸,婆媳关系相当亲密。

我母亲不识字,但她被公认为心灵手巧又勤劳。有新的衣服式样,她总能做出来,我们全家人的衣服、鞋子都是她亲手做的,从未让我们受凉挨冻过。她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帮教邻居裁剪衣服,深得好评。

我离家到南通上初中期间,衣服、袜子坏了,从学校带回去后,母亲为了不耽误我上学,都是连夜在油灯下一针一线补好。每年冬天,母亲总会替我做一双新棉鞋,真是穿在脚上、暖在心里啊!

我上中学时,家离学校20多里,全靠自己走。初一时人小腿短,走得实在辛苦,有一回甚至哭着表示不想上学去了。母亲并未怪我,而是带我到临近的供销社,买了一碗热腾腾的面让我慢慢吃下去,缓解了我的情绪,我终于肯去上学了。母亲虽然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,但她多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啊!

我母亲对老人更是体贴孝顺。我祖母眼力极差,后来变成了瞎子。母亲对她像对亲生母亲一样关心照顾。祖母临终前好几个月,大小便都弄在床上,都是母亲为她料理清洗,伺候得好好的。其实我的曾祖母临终前也是我母亲照料的,她从未有过一次抱怨。当时的左邻右舍对我母亲的孝顺称赞有佳,至今提到都赞不绝口。

母亲对我们从未提过任何要求,直到病危时,她预感到时日无多,挂念着父亲以后的生活,交代我说:“我如去世,原来你贴家用的钱还要如数交给你父亲。他年老,用钱要多一些。”我和爱人后来一直照办。

我的母亲一生虽然没有为社会做出什么大的业绩,但在我们的心目中,她就是伟大的母亲。她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谆谆教诲,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

童心未泯

◎子穆

平时就得广积粮

◎赵国庆

从事文字工作多年,退休后回望总结,我发现: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军事机关,要想面对临时性、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也能不怵不乱,最重要的是平时就要熟悉情况、加强写作素材的积累和“储备”,做到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。

1979年,我在南京军区某师536团政治处宣传股初任干事时,刚从基层到机关,没有经验,股长叫干啥就干啥,满足于完成一时的任务。1981年下半年,股长去南京政治学院进修后,宣传股由我临时负责。我整天疲于应付,不懂得素材积累的重要性,常常被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1983年年初,第60军在536团召开新老兵分编分训现场会,一开始团里只安排了一份政治教育经验介绍,军工作组进驻团部后,临时决定增加两份材料,一份是全团战士文化教育经验,另一份是连队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的经验。3份材料都是宣传教育口子上的。这时距离现场会召开只有一个星期,材料组一时调整不出力量来,宣传口子的材料理所当然地都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。

由于手上没有更多素材,我只好临时下连寻找、挖掘,白天调查采访,夜里在灯下爬格子,两天一篇材料,一个星期内基本没有睡觉。当最后一篇经验材料在天亮时塞进工作组宿舍门缝时,我累得差点趴了下来,回到宿舍后,衣服、皮鞋都没脱,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这次任务完成后,工作组对我

的突击应变给予了表扬,而我心里十分明白,要是平时多积累,就不会这样累。此后,我头脑里时刻有“储备粮食”的意识,收集、记录了大量素材。这一习惯给后来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,遇到临时突击性写作任务,随时拿得出来。

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9月中旬,我出差途中,南通军分区首长让我连夜写一份经验材料,讲讲军分区是如何抓到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这个全国典型的。

1966年3月,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被中共中央华东局、南京军区命名为“红旗民兵团”。1996年5月,江苏省在海安县召开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周年纪念大会,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应邀出席。

为做好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的宣传报道,时任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宣传保卫科科长,一年前就在军分区副政委王印庭、政治部副主任何锦泉的带领下,在角斜蹲点,深入村组和群众家中调查研究。其间,我查阅了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以来的所有新闻宣传资料、工作总结和大事记,积累了大量素材,纪念大会前后,写出了《红旗飘飘30年》经验通讯以及《中南海的红旗情》《许世友的红旗情》等系列报道。1996年9月,“红旗民兵团”作为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在全国民兵预备役战线上树起的一面旗帜,引起解放军总部机关和首都新闻界的关注,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,特邀南京军区政治

部群工部和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新闻组赴京介绍“红旗民兵团”事迹。

9月中旬,我带着“红旗民兵团”的事迹材料、纪实通讯等重头稿件,提前一天赶到了南京,却临时接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树民大校的电话,说南通军分区还要提供一份如何培养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这个典型的经验,要我突击写一下。军令如山倒,不好讲价钱。然而,领导预先没有布置,手上没有参考材料也没有工作日记,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是好。

晚饭后,我在招待所四周连转了好几圈,一方面稳定自己的情绪,另一方面快速回忆梳理那几年军分区党委、首长所做的工作,如军分区党委常委会的几次专题研究以及我随司令员、政委几次去角斜检查民兵工作和蹲点期间的所见所闻等。有几个数据和日期吃不准,我随即与有关同志联系、核实。大约8点钟,我回到了房间,从标题制作到完成初稿,用了4个多小时,写成了《在揭短中帮 在摔打中扶——南通军分区抓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的经验》。第二天一早,反复推敲后,我请招待所打印传真到军分区。军分区首长审阅后回复“很好”。

带着一套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事迹、经验和这份墨迹未干的打印材料,当天下午,我和军区、省军区政治部有关首长、工作人员,从南京禄口机场飞到了北京。这份临时追加的经验,分别被《中国国防报》《中国民兵》以及国防大学的《国防》等报刊刊登。

小老师

◎明伟方

那个老借口搬出来。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连忙跑过来说:“奶奶不怕。今天,你们跟着我,我带你们吃西餐。”

我和老伴带着孙子来到西餐厅。入座后,孙子学着平时去饭店的样子,大大方方地喊来服务员,说:“姐姐,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吃西餐,请你教教,好吗?”

“好啊,真是乖孩子!”服务员小姐姐一个劲地夸奖孙子道。

那天餐厅里正好人不多,小姐姐就耐心地教我们如何使用餐具,又介绍了一些吃西餐的小常识。我和老伴当然没有小孙子学得快,他学会了又来教我们,大家没有丝毫的尴尬和难为情。孙子自己要吃,又要教我们,忙得不亦乐乎。对小家伙来说,这真不亚于一堂劳动技能课啊!

这顿西餐不仅让我们过了把瘾,而且给了孙子一次表现的机会,值!